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  
第十四回 柏生發還山神鰲 知歸真便思反本

卻說柏生發上了盡勾獸，那獸四蹄生風，不多一時，到了堆金山下。柏金髮看那一里景致，與別處大不相同，但見：飄渺渺，閒雲出岫；碧沉沉，清泉流波。巧鳥噪春曲，熏風翻碧荷。花落家僮未掃，鳥啼山客猶眠。真正是，四時各有長春景，八節各有不卻花；一點紅塵不到處，身心同壽好人家。

柏生發到了洞前，下了坐驢，見幾個立的、坐的，一伙兒散人在那裡閒談。柏生發上前施禮，那些人待還不待還的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來做甚麼事哩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我是下書的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下書的隨我來。」柏生發跟定那人。上前說道：「有人下書。」黃、白二人往下一看，見是柏生發，也只得離了坐位，往前迎了幾步。三人同走到廳前，敘禮分坐，獻茶已畢，敘了幾句沒要緊的寒溫。黃、白二人道：「久聞道兄在躲軍洞修真，想是功程完滿。故此逍遙物外，光降小洞，真令四壁生光。」柏生發道：「說來惶恐。自與道兄別後。我即投入丟清祖師門中，蒙祖師指引，到躲軍洞中靜修，實欲推倒情山，離卻欲海，再不去是非場中爭勝負，口舌隊裡論雌雄。誰知福自天降，禍由人作。偏偏的撞著神鰲祖師，惹了多少苦惱，招了多少冤帳。是我無計可施，胡真人指引我到道兄處求解，實是愧見尊顏。」遂將書遞與黃、白二人。

二人開書一看，微微笑道：「此事卻也無難於解，況有胡真人的華翰，自當效力。但為兄之事，似有些掣肘。」柏生發道：「有何難處？莫非怕我背情負義？」二人道：「焉慮及此。所為不便者，以道兄與弟不同道耳。道兄尊門，乃是空中空，玄中玄；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的氣象。不似弟等無能口會挨，肩有力，步步著實的工夫。解紛息爭，雖是美事，但為道兄解厄，殊為多事，正所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耳。況道兄不能以動待靜，而乃以靜致動。動有何常？倘再生枝節，不解，連今日也屬枉然；若解，不識可常繼乎？」說得柏生發羞愧滿面，自悔自恨，向二人道：「二兄見教之言，使弟頓開茅塞。然從前已誤，不可復追。為今之計，將若之何？」二人道：「若要無事，除非與他方休。」柏生發道：「若是可以與得，我也非慳吝者流，就早已與了，何用多費委婉，只是開可與得，所以爭執不已。這期間，還望道兄曲全。」二人道：「你若不與他，他決不肯罷休，到幾時是個了手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我若將山與他，我卻在何處安身？」二人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：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何愁無處下釣鉤？道兄慮無處安身，前面歸真山有反本洞，千竅百穴，玲挑剔透，呼吸相通，玩此景象，亦足醒迷覺悟。道兄若果回心轉意，欲永絕神鰲之冤帳，將那山與了他，就往反本洞居住，你我往來也甚便。」柏生發道：「既有此山可住，我就把那山與了他，斬斷了這段冤帳，可也再不犯那神鰲祖師。」二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就向那山裡去修行。我明日寫書一封。下與神鰲，將你與他山的情由說明就是。」柏生發聞言，便欲辭了二人，即時起行。二人道：「天色已晚，道兄暫屈一宿，明日再去，何必太急？」柏生發見他二人留他，暗想道：「想是還有嘍話說，也罷，我就住下，仔細打算打算，將主意拿就，明日再去。」

松月道士曰：看山，山生色；聽水，水有聲。又韻山生色兮景無邊，夭夭爭豔；水有聲兮泉流遠，涓涓不斷。又韻遞書與黃、白，開書知情由。柏生發，你要把山來丟。莫愁住處，月有藏頭。黃、白指你歸真去，反本洞裡可遨遊。

江湖散人曰：堆金山上有黃、白，生發尋著鰲可解。莫愁還山無住處，宜向反本洞中來。